

青衣·花脸·小丑

本书题名《青衣·花脸·小丑》，青衣只谈程砚秋一人，因他在艺事上还能与梅兰芳分庭抗礼。花脸则对郝寿臣较详，侯喜瑞稍略，金少山因已在《国剧名伶轶事》书中谈过，此处不赘。但却把金郝侯三人剧艺作一比较，自信尚属客观。小丑，虽非一网打尽，却也所差无多了。

●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丁秉鐸 著



青衣·花脸·小丑

●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丁秉鐸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衣·花脸·小丑/丁秉铨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209-05456-0

I. ①青… II. ①丁… III. ①京剧—艺术家—列传—中国—民国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5366 号

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大地出版社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中文简体版权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0-110

责任编辑:王海涛

封面设计:卡图设计工作室

青衣·花脸·小丑

丁秉铨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50mm×228mm)

印 张 12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456-0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659

侯 序

侯榕生

二十余年前，中国广播公司有个很受听众欢迎的节目《猜谜晚会》。事隔多年，我们寄居美国的老中们，当然是老一辈的老中，常常引用“四个灯，答对啦”这句话。该节目主持人，即是丁秉铨先生。不但此也，丁先生也主持大型平剧清唱晚会，是当时广播界的红人儿。

丁秉铨先生，在我们小地方北平住过不少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也在天津住过多年，在他生前大著《北平、天津及其他》有很详细的说明。

那时，我们不但听到广播中丁先生的高亮声音，在平剧演出的场地，准可以看到他的本人：高大、健壮，笑口常开，一口的京片子。那时，大鹏剧团演出多在空军介寿堂，其他剧团演出多在国光戏院——即国军文艺中心——在前五排的左方，是剧评家的专席，群贤毕集，其中有两位高身量的北平人，一位是包缉庭先生，另一位即是丁秉铨先生。包先生是北平科班富连成专家，丁先生则涉猎广泛，多着重平剧成名演员的描写、介绍、轶事，对每一位名伶都是一幅忠实而完整的画像，所搜罗的资料也非常翔实。对于名伶演出的记载，可追溯到民国三年，其中有系统的文章，如：杨小楼、金少山，李世芳、

毛世来、宋德珠、张君秋四小名旦，黄桂秋、徐碧云、程玉菁、李香匀四大霉旦，孟小冬与言高谭马，李万春与李少春郎舅之争，等等。以燕京散人为笔名的大作，散见于国内杂志报章，以及香港《大成》杂志，描写生动，人物活跃欲出，极具可读性。

美国寒舍猫庐珍藏丁秉铨先生的《北平、天津及其他》、《孟小冬与言高谭马》两著作，乃舍亲陈衡力公使所馈赠，丁陈二位原系北平燕京大学同学，也是戏迷同好。赠之不久，即闻丁先生以心脏病逝世，再不久，陈衡力先生亦去世，算来应是年前往事了。而《国剧名伶轶事》一书，迄无觅处。

旧历年前夕，由美返台，与老乳母共度春节。节后会友，遇大地出版社社长姚姊宜瑛，谈到丁秉铨先生三著作，早已购下版权，拟再版问世，惜觅丁先生令媛丁琪女士不着，无人写序，事隔五年向拖在这里等尔。闻之，不顾浅陋，当场自告奋勇，说是我可以替他写点什么，这就是上述与丁先生有关的滴滴点点。

当年在戏院中前五排左方的剧评家们，多已物化，只小周郎、王元富二君为硕果仅存者。写剧评原为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名伶轶事来龙去脉的专题报导，舍丁君外并无来者。现在，剧评家凋谢了，连发表这类文章的地盘也难找到了，二十余年的人事变迁，令人感叹。而在这渐渐步上功利主义的社会中，居然有人要把丁秉铨先生的遗著，重版问世，怎不令人拍案称快！

离台在即，拉杂写来，权当序言，不到之处，莫怪。

1989年2月25日永和旅次

刘 序

刘绍唐

乡长丁秉鏐兄，从小就喜欢国剧，儿时所看过的戏，都能过目不忘。由看戏、演戏、谈戏、办戏，自幼迄老，他浸淫此道有半个世纪之久。民国二十六年（1937）起，他就给平、津、上海的报纸和刊物写戏稿，像天津《大公报》、上海的《十日戏剧》都常有他的文章，到现在也有四十多年了。

来台湾以后，他的报导、评介国剧文字，仍常见于报章杂志上，是大家多年来所稔知的一位剧评家。我与他在台订交，已有二十多年，很早以前，就请他为《传记文学》写点稿子，他大概过去太忙吧，催了两年也没实现。直到 1977 年春，报载谭富英逝世，请他写一篇文章，这才由五月起，开始在《传记文学》撰稿，而也就从此开头。两年来本刊的国剧专栏，虽非由他一人独挑大梁，但 3/4 的国剧人物传记文章都是由他执笔，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时，丁兄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写作乃是本行。笔调轻松活泼，文章流畅自然，资料翔实，描写细腻，尤其余事。因为他与国剧界交往多年，熟人很多，所以颇多外人所不知的第一手资料。喜欢国剧的读者，看他文章固然如入宝山；平时不接触国剧的人看来，也觉得

津津有味，可读性是非常高的。

最近他又集了曾在《传记文学》上发表过的谈程砚秋、郝寿臣，和名丑的长文，加上在《大成》杂志刊过的谈侯喜瑞一篇文章，辑印成书，题名《青衣·花脸·小丑》，向我索一篇序。我对于国剧是外行，序文也非所长，但是在友情上又是义不容辞的事，只好略介丁兄其人其文，以为读者认识作者的参考。丁兄为文态度，非常认真严肃，所谈的人和事，除了本身的接触与记忆外，有关过去的轶闻资料，亦必多方查证询问，才肯下笔。每期给《传记文学》撰稿，一篇少则五六千字，多则万八千字，颇费他一些精力与时间。所出文集，虽然内容是已发表过的文字，但对剧照图片的搜求，却不遗余力，务期以珍贵、罕见、精彩为鹄的。像这本书所发表的郝寿臣彩色脸谱，和程砚秋、金少山、侯喜瑞、萧长华、马富禄等人的剧照，都是轻不一见、名贵异常的珍品。读者可以与他文中所述相对照，就更加深对过去名演员剧艺的认识了。

希望丁兄以这种精神，再接再厉，一方面给《传记文学》多写稿，一方面也再多出几本书，以保存与发扬日趋式微的国剧艺术。像我这种不像序文的序文，还是愿意多写两篇的。

1979年4月于台北

自序

三年前的这个月，为第一本谈戏拙著《国剧名伶轶事》为前言；去年五月为第二本拙著《孟小冬与言高谭马》自序。今天，又届第三本拙著《青衣·花脸·小丑》付梓前夕了，虽只三年过程，抚今思昔，却不胜感慨。

1949年以还，三十年来，国剧由不绝如缕，而继续中兴；且十余年来所培育之国剧幼苗，亦逐渐茁壮。现在的幼童和青年，普遍聪颖，一切早熟；领悟性和学习能力之强，远胜前人。学戏既无体罚之苦，又有录音录影科学工具可用，其环境之优越，亦远超前人。但前人学戏，却刻苦用功，勤习常练，由简而繁，循序以进。所学各戏，终生不忘，即所谓“实授”。学成后，再观摩前辈舞台演出，充实本人剧艺内涵。倘再虚心探讨，研究改进，日久亦能自成一家。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程砚秋、马连良、麒麟童，莫不经过这个阶段。他们在已学成而没走红时期，都从开场前三出唱起，积多年的舞台经验和声望培植，才能唱大轴挂头牌的，而奠定成一家的地位以后，也就屹立不移了。目前的国剧新秀呢，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学戏的固也大有人在；但也有少数人，薄于尊师重道，缺乏敬业精神。头

脑充满急功近利的观念，学大戏争主角，只听录音，就敢上台，蹿等躁进，华而不实，所谓“学得快、会得快、忘得更快”。这种现象，三年以来，竟是昔日已然，于今为烈了。言念及此，不止悲观，实在有痛心疾首的感觉。

因此，近年来涂鸦国剧文字，除零星之报导评介外，多以过去名伶之学戏经过，剧艺特色，成败关键，为人得失为经纬，略述梗概。除供各界读者之谈助外，亦资青年演员之参考，引为殷鉴，借镜检讨，以图挽狂澜于未倒，这也不过是热心国剧的一点痴情而已。

本书题名《青衣·花脸·小丑》，青衣只谈程砚秋一人，因他在艺事上还能与梅兰芳分庭抗礼。花脸则对郝寿臣较详，侯喜瑞稍略，金少山因已在《国剧名伶轶事》书中谈过，此处不赘。但却把金郝侯三人剧艺作一比较，自信尚属客观。小丑，虽非一网打尽，却也所差无多了。

对前人剧照，脸谱之搜集，这次稍微用点功夫。除前后彩色封面外，书内加刊彩色及黑白铜图各八页，可使读者对所谈各人在戏中之扮相，身段、脸谱、造型，有所印证，加深了解。

承刘绍唐兄赐序，溢誉揄扬，愧不敢当。港台友好沈苇窗、吕祥麟、俞博生、邱季汤诸兄，提供图片，增光篇幅；周培敬兄主持校对，同此敬布深挚谢忱！

1979年4月识于台北寄庐

目 录

侯 序	1
刘 序	3
自 序	5
程砚秋	1
一、家世与师承	1
二、从搭班到挑班	6
三、程派新戏	14
四、剧艺特色	40
五、革新作风	47
六、个性与为人	50
侯喜瑞	58
郝寿臣	70
一、家世与师承	70
二、演戏生活	72
三、剧艺特色	84
四、与高马杨合作的好戏	93

五、个性与新戏	99
六、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的比较	108
七、弟子和唱片	128
名丑	130
一、前言	130
二、王长林	132
三、郭春山	138
四、王福山	140
五、傅小山	142
六、萧长华	144
七、慈瑞泉	155
八、曹二庚	157
九、贾多才	158
十、马富禄	158
十一、茹富蕙	164
十二、叶盛章	165
十三、孙盛武	172

程砚秋

四大名旦在台底下给人的印象：梅兰芳是温厚可亲，尚小云是明快爽朗，荀慧生是大而化之；只有程砚秋是恂恂如也，状若书生。其实，程这个人城府很深，富于机谋，聪明绝顶，而坚毅过人。四个人里，程出台最晚，年岁也比他们三个人小（梅长他九岁，尚、荀同年，皆长他四岁），但是按照四大名旦的排名次序，最早是梅尚程荀，逐渐是梅程尚荀，最后则梅程并称，他与梅兰芳瑜亮一时，分庭抗礼了。同时，他的天赋条件也比他们三个人差，而能在菊坛上突飞猛进，自成一家，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一、家世与师承

程砚秋（原名程艳秋）是满洲正黄旗人，煦斋相国的五世孙。到他父亲，还世袭了旗营将军职位，可以说是贵族子弟出身。鼎革以后，家道中落，父亲贫病而亡，母亲做女红来维持家计。程砚秋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十七日出生，岁次癸卯，肖兔。民国三年（1914），他十二岁了，不忍使母亲独撑家计，就矢志学戏，



少年时代的程砚秋(孙觉非提供)

希望不久可以逐渐有收入，把养家的担子挑起来。那时候荣蝶仙很红，就“写”给荣蝶仙作“手把徒弟”了。

所谓“手把徒弟”，就是学生学戏时，不付给老师束脩（学费）；同时为了学生唱戏，师父还要花点钱，像置头面、做彩鞋等等（行头可以穿官中的）。事先要“写”一张“关书”（就是契约）。假定是七年吧，前五年以内，如果学生能唱戏赚钱了，收入全归师父所有。后两年算“效力”，唱戏收入，师生拆账，四六、对分不等。七年出师以后，师生感情好的，老师仍时常教诲，徒弟也时常孝敬，但这是基于人情，没有契约关系了。师生感情不好的呢，就从此有如路人了。

在学生方面来说，除了衣食自理以外（科班学戏，食宿也由社方供应，但七年才算满师；私人学戏，就衣食自理，五年就可满师了），等于是“国剧公费生”，自然乐于学习。在师父方面来说，这是一种带赌博性的投资：如果徒弟有出息，能成大角，自己是名利双收（如

李凌枫之于张君秋)。若是自己看走了眼，徒弟难成大器，那就劳民伤财，赔了夫人又折兵啦。因此，对于学生学戏的督促，和生活的管理极严（学好了戏，倒仓时保养不好，也是徒然），动辄责打。过去有所谓“打戏”之说，就是说戏都是“打”出来的。教育用体罚，固然不当，但以前演员学的戏瓷实，倒是与现在学生不久就忘不一样。

荣蝶仙也是旗人，字春善，他是在陆华云所办的小长春班坐科，学花旦兼及刀马，功夫很好，在民初有名于时。他看程砚秋面目娟秀，资质聪慧，认为是块好材料，就倾囊以授，从此认真的“打”起戏来。因此，程砚秋小时候挨过不少毒打，但也奠定了他日后武功坚实、身段边式的良好根基。荣蝶仙教戏，倒不囿于一切都从我学的观念，他又请陈啸云教程砚秋的青衣戏、乔蕙兰教程的昆曲戏、九阵风（阎岚秋）教程的刀马旦戏，当然花费都由他负责了。程砚秋人既聪明，又因学戏动机是养家心切，恨不得愈早赚钱才好，就努力勤学，得到这些良师的指导，进步很快。民国五年（1916），他十四岁，这时候余叔岩正在春阳友会票社经常登台练习，约他客串了一次，一鸣惊人，大家目为神童，而且非池中物。春阳友会是北平有名票社，极为权威，言菊朋、余叔岩都在那里练戏、学戏，其地位可知。经名票们一宣扬，梨园界中都知道有个程砚秋了，于是民国六年（1917）起，程砚秋就开始搭班唱戏了。

民初北平有一般文人名士们，诗酒自娱，顾曲为乐，著名的有李释堪、樊樊山、罗瘿公等人。罗是广东顺德人，名敦融，字揆东，号瘿公，又号瘿庵。自他发现程砚秋以后，惊为奇才，不止每天听戏，报上作赋、吟诗、为文揄扬；而且不欲他受荣蝶仙管束太严。因为尚未出师，在民国七年（1918）三月，就花银圆一千三百元，自荣

处为程砚秋提前出师，而赎回自由身。并且转介各名士捧场，命程师事梅兰芳，再从王瑶卿学戏。程砚秋进入大马神庙王瑶卿的古珮轩，是他一生的转折点，这才产生程腔，以后扶摇直上，奠定了迄今流传的程派地位。

以前的老师教戏，都是根据学生的外形、嗓音和其他条件，来指定他学哪一行；如果中途发现不尽适合，再使他改工。像俞菊笙（毛包）原学武旦，因为他身材魁梧，才使他改为武生。尚小云坐科三乐班时，原名三锡，初学武生；因为他面目姣好，又有小嗓，才使他改学青衣，更名小云。程砚秋年轻时身材苗条（以后才发福的），倒是合乎唱旦角条件，但是嗓音的天赋却太差了。晚清时不论生旦，嗓音要高、宽、亮才算合格。上台有一定调门，不够正工调的嗓门不要上去。改低调门，用私房胡琴，都是民初以后，盛行明星制的发展。程砚秋的嗓音狭窄，有如童子，内行称为“鬼音”，按梨园惯例，是没有资格吃戏饭的。他刚学戏，以及出台的早期，都是唱大路老腔，虽有“鬼音”，观众以童子目之，不以为怪。

王瑶卿这个人，头脑极新，是位戏剧革命家。他的唱工，嗓音不太理想，却会研究新腔。念白清楚，咬字准确，京白尤称拿手。做派细腻、传神，比一般抱着肚子傻唱，面无表情的老式青衣，不知强胜多少倍。所以谭鑫培晚年旦角用他；杨小楼也愿意借重，他们二人的《长坂坡》，赵云劝糜夫人上马一场，堪称双绝。王瑶卿虽会花旦、刀马戏，却没有跷功（因为他是青衣出身），但以前刀马旦与花旦，却一定要踩跷的。他在中年不幸嗓音塌中，非兼演刀马、花旦扩充戏路不可。因此，对《拾玉镯》、《花田错》、《辛安驿》那些卖弄跷功，非踩跷不可的戏，他都避而不唱；此外的戏，他都



《南天门》，谭鑫培饰曹福（右），王瑶卿饰玉姐（左）。

一律以彩鞋或薄底靴（如《能仁寺》的十三妹）代之了，而把这种冶青衣、花旦、刀马于一炉的演法，起名曰“花衫”。从此旦角的戏路大开，首先追随他的是梅兰芳，以后便天下景从了。除了小翠花演《游龙戏凤》与《贵妃醉酒》还踩跷以外，花旦演这两出也全是大脚片儿了。

程砚秋拜在王瑶卿名下的时候，已经快二十岁了，也过了仓期了。王瑶卿一看，凭他的嗓子，如果还按老腔唱下去，长成大人以后，观众便不会原谅他的童子音，而目为鬼音，就快没饭吃了。于是他自出机杼，凑合程的嗓子，编了些若断若续、藕断丝连、走偏锋的险腔，以纤巧、宛转取胜。没想到台底下听腻老腔老调了，对这种新颖的腔调，好奇，欣赏而喜爱，于是一炮而红，观众趋之若鹜。王瑶卿自然得意，就继续为程编谱新腔，而且对程的嗓子创了个新

名词，称为“刚半音”。于是程腔从此奠定基础，以后竟风行南北，连嗓音原来很好的演员，都憋着嗓子唱程腔了。所以王瑶卿可以算是程硯秋的大恩人，没有王的创造新腔，程硯秋是不可能大红而成名的。

二、从搭班到挑班

民国六年（1917），程硯秋十五岁起，便开始搭班唱戏了。他搭的班很杂，戏码也忽前忽后，有时候在后头陪老生唱，有时候在前场自己单演一出。配老生演的戏码有《朱砂痣》、《辕门斩子》，与老生合演的戏有《战蒲关》、《武家坡》，单挑的戏有《金山寺》、《宇宙锋》、《女起解》、《祭江》等。

这个时候，他还是一面学一面唱，民国七年（1918）起，除了前述那些戏以外，又唱了《祭塔》、《彩楼配》。台底下对他的《彩楼配》很喜欢，他就常贴，自认为很拿手。与老生合作的戏又学会了《三击掌》（以前这出戏是生旦并重的，余叔岩、梅兰芳且在大轴演出。后来演变成为程派旦角主戏，王允变成里子老生了）、《芦花河》。这一年虽然还搭散班，却熬上在大轴陪王又宸演《武家坡》，在大义务戏的《雁门关》里，能插上一脚了。这场戏目可以一记，因为是四大名旦（那时还没有这个称号呢）初次同台的一场，时在民国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第一舞台演出。头两出是昆曲戏：（一）侯益隆《棋盘会》；（二）韩世昌、白玉田《刺梁藏舟》；（三）尚小云、白牡丹（即荀慧生）《虹霓关》；（四）余叔岩《阳平关》；（五）陈德霖（萧太后）、龚云甫（佘太君）、王瑶卿（青莲公主）、